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
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
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于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
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繫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
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者
其目多云未降于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

方外藁一
雍 虞 集 伯 生



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為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為墮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為八面面為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

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為藏室亦買田食其粟以備脩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延天真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為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北虛玄學配天作極宰于化亭胤孳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筵要其宗

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
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藉虎帶縈紕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
衛雄毅陰官娉媵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
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
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
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
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
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為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為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
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
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
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豈茂
異常產來游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
後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留岩中夜
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僉請于朝
為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脩治之入國朝用温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壘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蕪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
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佳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
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感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為著
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隱原木葛綿二曹淵龍脩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片
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林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為一大士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寶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
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覩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廼至諸天諸大
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

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
月諸寶玉香雲鬘雲宮殿雲重二單複互含攝悲愍衆生故
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
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
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磨像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為雙等閑風信生盧葉雲散
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曹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厭陰慝挽搶在陸帷幄何
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為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之寧以多
勝歛鑠索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魏之其成皞之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
徵焉熙兮春臺汨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
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斷廼反無
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
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倚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太帝錫
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縻何間內
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帟久留何為妾形虛壇合莫太
始遺徑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被甚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

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尼升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
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蕖手握竒文足履輪
輻蕭管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
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殮緣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
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烟

第十代宗師

翮：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
應忽然止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

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衆星燦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三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編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為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
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群仙啓關受契此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
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仙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

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二象帝玉質天
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
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歛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土手製華巾俾卻冠
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
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
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
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

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真處高飛危守潔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遄歸山靈夜呼芝英晝
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間者斯非其
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
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衛聖
躬翼以星斗尊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螟伏藏年穀成
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脩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貺宗
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二小心赫二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曖二曾霄三素之雲起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真獨立不
群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
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
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
固用能使豪傑竒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槁絕物者賴有以自
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意
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各山大刹之間
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俵二幾無以存其身
而清規繼矣鄒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廼考禪宗傳
流血脉之的上邇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為圖懷以來
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

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三憂之法之壞若此此其人
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
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感
焉因書以為送行詩叙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
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廢婦怨女之感淫瀆諛刺之起而其
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
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為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為辭固有
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為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廼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

清思終日累月嗷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嗷之
心者予因為之目曰春水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為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
之能事有繫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々澹泊之至
者乎故為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厯碩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
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為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蕭然亦
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驚足以
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撲中寬為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某為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為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矣則為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為序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五

道園學古卷之四十六

序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為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為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為未也顧謂

雍虞集伯生

方外藁二

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二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
巖三言民之所共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以綏
福履也乃台綯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三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利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三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曰是未足以盡吾
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也
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

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風
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為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
白雲藹三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涵霧合吾君
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足留連前却行者送者幾
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三離別之情也使公
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
吾君哉其可久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
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竒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
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之
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
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工

二公之意托于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為其所為以自為方廼歷序墨翟禽滑釐宗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為術而推其至極於闕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為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治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徃二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為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二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恣然以自鉢心剗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方物為彼此至相脊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為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彥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御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慨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御為人
清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恒霍會
稽吳岳暨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
凡十有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竒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為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令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恐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鞍掉策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水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為專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予嗟夫長林猿鶴不識使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暫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蜀虞某序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輜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縻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託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夸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予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竒也畏而不肆也紆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安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尚有以廣之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勲名富貴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

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宿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晝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祭祀日月星辰辰者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
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
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甬之下也占者以為人壽
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
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
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
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
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
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昏為淪沒訖不復存
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

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
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
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
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鍾
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
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乎
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
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為道
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
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祝
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

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為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可祿主文字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

方為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為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為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為寶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為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用又為祠以奉其先時衛涇貴寶與之通譜為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

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
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為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科
舉未及暮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
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
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
禁惟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是者多以來告而
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
已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
竒倜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喜之曰

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
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
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二能
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
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為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
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于兵觀之主者即更
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盂
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
無為記者吾子寧斬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
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

仲璠徧遊名山歸終茲觀秩二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二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太師為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坐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儼衆思廉輒筆改火為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戲

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衆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特郡守錢竚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竚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為詩招之去相傳以為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為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

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立
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
之俾刻為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
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樞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
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書兼護
其觀今住持馬祖增因虛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初真人擇勝修真得地于山之
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
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
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

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
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
將不敢拂上意往決于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
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為政能
加於前乎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初真人上嘆異
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
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
雲樓之南總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一

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茲庵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鐘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盞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覈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盂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盞幾滿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某人為錢摠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為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于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駟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

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止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于金閣未可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閣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為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民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

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詵閣學蕭公遠月湖何公異舍人張
公濤司封田公涓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
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
為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為蒼玉也不亦
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
者也而元禮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蹈世
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于群公者哉然而陳
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為厭陳君之從群公也歷歲
歷時而不為諂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
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
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憇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
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
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
在若平園良齋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
於是重有感焉而為之記
年也其徒
於宗師
為弟 傳云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
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
以為未慊為重屋以度之取祭義之又名曰著存之閣謂其
友虞集曰子為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
子知予意焉予乃為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
是教之塋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
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
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于無違則無心
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慤
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歿也則升屋極而號焉
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
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
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
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

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
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
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
徒弗與也吳公之為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
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于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
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為神於
祀典為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
不得通者焉滕之為郡嘗以東魯為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
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

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于是郡長吏為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為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五後成二百宋年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于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微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巨玉龍脫鱗奉行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琇為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

金碧與凡肖像繪塑之工則出于陳吉兩師弟子之手特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甍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廼以詔書所以責長官者自任輟已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甍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袤工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為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于天曆己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于官願刻其事于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

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為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葺之以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雍 虞 集 伯生

方外藁三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叅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巖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叅學承事

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 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
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
曰毘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紹興監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起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遇大司空 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衆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印戚畹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刺者怛斯之請也故為述
偈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墮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臻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
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 現集雲老人破顏笑印爾願力堅
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餘里而後至岐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阮谷之容溝澮之通堰隄之緒節宣蓄泄以為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巍乎高哉穹窿嶽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藥君已為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於此二君

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違不若離其菑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脩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藥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為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已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寇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歲乃熟去為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

不陷昵於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書記
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
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來寒山氣
已凝為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蚩緣文書
污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烏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
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
嘗奉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
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藥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
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
郡吏以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
懼以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敝也邑中景雲觀道

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弟
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卹
也保童君乃為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
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待上方不能
至處和遂次慶衍為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士
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刊木
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舍
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畧久而民
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敢

味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訓
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令承務郎鄆城任果前丞
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令丞從仕郎某郡張友諒
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令尉楚國程
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化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
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虞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蘄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生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
住山始革為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蘄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
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邁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
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鍾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潘王
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者今住持法式
方為虎溪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
積弊紛拏稱貸以給武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

作大殿奉祖師作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湏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庠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衆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庄或復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鍾鼓鏗訇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脩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闕閭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邵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字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寶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

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紋加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脩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齋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鄉故亦同有加黎然燈之賜焉

年 月 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某為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磨入中國為初祖祖二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
即脩為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于世而讓之後為為仰
為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
為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
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勒佛眼遠佛鑑勒南堂靜開
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始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巍其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實局面不隔精純
稟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
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
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
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成勿亟誰其作者
行通式臣某著銘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 林各述
職祖號具足如帝勅輔我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翰林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詔命臣
某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

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二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棄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邁諸離間宗親近
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為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
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
宗鴻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
蓋以盪天地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
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
而想見其處常往來干像也臨御之始既念疇昔因賜名曰
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
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艱殷王高宗舊勞于外蓋雖

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
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脩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
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頃坐流離之餘人之常情
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卷三君
親之思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
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
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以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
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于萬億年而
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風
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

何私肅：清宮夙夜漢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
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瞻下祇
顛崖病只言依佛來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
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被顛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
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
訇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遠人天子念爾
念爾艱食嗟征用死天子無為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
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蔚：斯文金石
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豪傑之

士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神人仙者
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
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
後者朱桃推王保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
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
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桀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
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
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歟乎其潛萃乎岷
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
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為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
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
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
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
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
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
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
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
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
師為堂者幾祠某神為圓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
君者曰草堂為屋若干間門廡厨湑庫庾悉具經始以延祐

元年二月成于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儵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
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
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
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 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三靈闕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
唐閱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按
故堵壅繁蠹厖數丁剗除嘯嘖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
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
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
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
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
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
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
送竹木尾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
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
師為堂者幾祠某神為圓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
君者曰草堂為屋若干間門廡廚湑庫庾悉具經始以延祐

元年二月成于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翛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
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
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
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 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三靈闕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
唐閱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按
故堵雍繁蠹厖數丁剗除嘯嘖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

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治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滯
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
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
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
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
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
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宗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
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
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

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
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
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
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戩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
子寧宗以其潛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
師張某主之宮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為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王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為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檐楹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貌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然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闕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
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
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護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
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為制始備又
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
鶴來泳來止所以休寧其脩真者尤還密覲雅樂哉天人之
君乎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曰
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天子
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閔邈矣今為

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導况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

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
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
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真人
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朝志願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
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
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為國之禮則然延祐
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命學士為訓辭
示褒寵刻銀為印視二品使畫護杭州諸宮觀仍治開元宮
亦名璽顯以璽書而別為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
山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語移時深稱上

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彌謹嗣而傳之者
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為禮者乃字真人而命之
曰眉容朕知老子所為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善學者人
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外爾尚敬宣至意
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於乎開元之為宮
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為上所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
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
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為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二渠二道貴因循不貴改
作昔勅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屢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
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為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豈嘗至而
史畧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為三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為覆箱
峯特奇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之中與前三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
仙峯又東為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火
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矣意者受寬而括約筭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僊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繇其三峯之崇高嚴厲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近多
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
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寂又如

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劾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
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
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
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
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政易失真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
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鍇為篆上清宮
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丙申主
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
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
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蓋入田租

以給衆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
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高者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
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曾至京
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弊於是元貞
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嵩者又作冲妙堂戊午李
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
夏廬陵曾德和曾翼申曾如圭姑蘓周靜法也其後繼
作日爰不懈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
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
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察者數人耳則其
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

人子幸為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為豪傑為臨依
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
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
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王之府廓兮有容若筭將貯不鍵而固匪橐而
盈合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
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
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孰其象偉若降精巋峯峙停煇燎弗輕
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
熙夕顙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
遂成不逢穆在朝皞在野我宮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碑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
向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家脩脩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

雍虞集伯生

方外藁五

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
大元至治二年向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壺近
對南面左峯疊王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受言大
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
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
舊惟此與王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
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大元殿以復舊規象三
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
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
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

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
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
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
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為之
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
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為許
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
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
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
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
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居始居此餘

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闕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為方外友竒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下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官方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露不食何年喪遺覽白雲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

節旁午致纒璧爾來蕭條世代隔
文士漫畫誰其啓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寫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祈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內附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為之而宮日廢道士趙嗣祺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

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祺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王建康玄妙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遂遼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空豈其下遨有宮有廬有壇有時大光昭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繁祉室有壽考孫

曾婦子不知不識明梁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澹乎無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磬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隨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于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群盜

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
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
其廟曰字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
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
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
旱疾疫盜賊有禱而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歛
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其
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韶之祭歲月相望
也請更大其封以荅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
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
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

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為神求封者州
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
大之者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為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
路塞古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
我鞶而治之為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
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有入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
信蓋其人習以為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
學仙之言而傳况石韶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專
能為歌詩故又為享神之辭曰
坎：伐鼓石韶之下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于

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
伊祖惠我孔仁亦屬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
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々孔容
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蝨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
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

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
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寺於城東北

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
年竹齋誼公屏岩顯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
世矣在壽公之時

英宗皇帝念茲寺為

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為司徒以重其事壽
公以為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于茲未及有所為而歿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
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上在上
都清暑于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群玉內司亞尉阿思蘭不
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

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臣
從琳得温公事狀云師諱至温字其玉一號奎一邢州郝氏
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
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
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
土莊衆甚嚴師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
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
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傳
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顛
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
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待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

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
世故思學道師歡之為僧同叅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
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
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
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 旨宣布中
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
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
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于豪富及
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憇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于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畧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于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薙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于桓州之天

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才不壞衆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然赫然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為宗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

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為群
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
屹若孤鵲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主出孥天子有
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
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
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于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
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
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暨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焉緇素及
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于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
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王境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于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實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時常從師叅詰及事三朝每為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閻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滌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叅究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翻然為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師諱明本宗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
之草庵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
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
後七年為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
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
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
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
專 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于四十餘年之間浩然
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 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
窮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
遐矚師子巖 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
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
扶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砥煬塗
摩搗嚼鍊烹紛然百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
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
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楊岐白
雲五祖圓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

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宗南渡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蕩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安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于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庵先無範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宗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道引甚方便而鑑可極巖絕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集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于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鞏至淨慈師亦侍

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允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問之巖印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游金山遣書招之甫至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巖果化去衆以為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曰裏道將一句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懶徑橋吞却集雲峯是

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裨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麗高古夔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故國之遺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脫穎于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况於為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于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炷爨嘗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為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

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為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凡器杖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峯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禮師不為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

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
園之 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
時官外護宗教戒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
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
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
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即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
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
仰山古有二龍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
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久未克
為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
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
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叅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便殿
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 旨賜號曰
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為文臣集頓首稽首而
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瓊：岩瀑春雨時
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
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弥天竹樹綿密古雪在山巖

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儒童本智帝網交參
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雷音不與群蒙共酣集雲之
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
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
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靈山儼然高會
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
文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銘

梅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不一遇其不恒見于天下者
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
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于浮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
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
百年間而求之者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梅機禪
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為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

雍虞

集伯生

方外藁四

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為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學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

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往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為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為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

章政事張閻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為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為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

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遇事如因請為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心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暨我紆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二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叅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

不啻固愚今去而止俯仰然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
悟慧日赫然有覺爾莫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州人
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
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
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為著法堂
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
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李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
附國朝荆為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大二年珍之弟子應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役

藏舍弟子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
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
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
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
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為
法為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
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
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
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
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
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

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歿而還師嘗夢見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為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為掬多何不禮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竒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觀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為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漣為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為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參于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為法堂又作鍾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為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為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文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茂邈溪挽者徧復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廼悔愧以懼更為推致云環

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
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苗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
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
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
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音千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
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別衆舉座元
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
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旱災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
閣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
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

精蓋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
巋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
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
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跏趺而
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鞠多於法大護壽盈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
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于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寥二鼓魚絕音師始為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
不煩度管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旣安旣成廣大堅同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
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
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
孤絕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字內多其子孫其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揚岐白雲東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于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

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
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
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
以接後人寥々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于寶證實悟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因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闕為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瓠
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
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

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去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却與通還山之西
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墜壁忘廢寢食夜
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北闕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
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
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雜螟虫
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
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
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
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叅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

此久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固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薙晦或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之後泰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

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叅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痛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跣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覆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冥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

老四
癸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
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
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
奉
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
山師已不及見也前往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
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
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
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
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
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

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
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
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
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說
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二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
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闕一開天子有
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
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鄱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溼自

吳越行之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
求為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
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
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勤見地
之實到其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
崖險以驚眩誅節於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
走酬應居大利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決擇
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
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
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
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

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
則之言鑿一金石凡所紀載不待彙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時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童血不接於喉吻清苦
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安
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為衆僧滌廁壽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寃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
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雲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
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々靈々
是甚麼取得眼來已蹉過厠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衆中六年嘗我 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湧
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
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
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
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一一米
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為什
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盒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
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
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為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游衡陽之鄱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
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爰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遂息鄱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
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為先倡管構日盛為大精蓋四
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
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為有
妨于工程也行叅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時
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叅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

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豪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
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
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
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
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
人師之友曰陡崖感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為僧又同得
法于雪巖而感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峯與桃源法席相望
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
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歛山之遺骨而瘞之
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
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

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歛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畧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畫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靈者曾不辭于斷臂之艱徭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海

暗機傳者寥々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闕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于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為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于咳唾之間或顯之于語言之際暨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于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為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

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為涇言者乃述贊以為之銘
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墻壁
木石不着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
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雲中月無有山河體宇宙可包
括刹二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
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挑花海
巖靜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二金剛王過去不
思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盼雄一見更不疑拈
草作梵刹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二為法故一二接法
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

宰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方外彙六

碑

雍虞集伯生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固或遺佚是故
禱祠禮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
節危行為要不安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為
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竒偉之士徃不肯嬰世故蹈
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于山澤之
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惟是為道家者多
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

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
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
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
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
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
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
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猷謁
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克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
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
居寡出人或不知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

來見率遺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
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為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
縉紳先生則納筇杖策往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盡為
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于天寶宮之別業其
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
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
而喏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
木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于世而吾獨以
吳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
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為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
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

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

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暫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慙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為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勵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教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谷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蛇其徒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恠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道教事又賜璽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宮至召見親賜袍馬安童丞相嘗病其人視之立差時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為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而王又為勅庫藏脩宮宇廣門墻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

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
予徧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
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蓋其
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孫女
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于蜀東望齊
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
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者如神明然信
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常使人行江南
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槩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運前哲攸
病盍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補息泯弗鑿弗刻混然

樸淳萬偽日滋莫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二千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
涿鹿之阿樂立崔嵬矧畏疢厲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
定億萬千禳何以著之刻石岳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為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乎克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為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日約人

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飲甘豪者靡機者死有其能者莫
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感動及歿
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
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為難能然公再
罹鉅創形氣向索而為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
虛一旦化去隕然安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為其道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為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
異質不與也今太宗師吳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天子禱祠
名山見公于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
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察罕有旨禱雨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
其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
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
數木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
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
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

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
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
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咨刺罕候
公以為請公坐為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
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為事亦未
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為歛自附身以至
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
其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提點舒某 某來求銘舒張馮
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
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 饒之安仁人
祖諱某父諱某銘曰

真人藥鬻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
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二松有茯苓石有
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二滂二曷
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
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為道士稍長游
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
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
使其長老友之其早幼事之為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

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搢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
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
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于文墨議論不知其他
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
有氣汨_二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
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為一
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為狂病云釋氏之宗本
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為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
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為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
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子見之固異其有所得
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為古仙竒藥往_二

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之乃敢問之曰
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
丞相之子洪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說
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為異也文心之老
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
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為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
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
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年
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
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栢榭
楠鬱乎蒼_二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

弟子陳子清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表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珩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方為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採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為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為復宗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容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為觀中買田以食衆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

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十年必能為其人一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二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苟有

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為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眉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向曲山中與予有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珉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宗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攸攸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母

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于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思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瑛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竒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由處也因為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為不足則有務于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從

程桔子謝去薰俗以黃老為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矜蟹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其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為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為玄元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貞白真人命

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煨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允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游寥廓又為樓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于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峯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白曲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

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為之宗師
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向曲人愛
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
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
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別後五
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儵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
令聞美譽表于鄉里達于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非所謂
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自禁廷
錄音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
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
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

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字者疇克爾耶
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
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為雨
雲濯：秋明煦：晨暎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為
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
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
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暎暎椽檣有
秋桃李何言向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
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丘園遺劍在馬蹇
廓歲年永懷孤騫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王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

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此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以置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廼已皆記以文涓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成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真然見而異之猶子誠明

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初真人張真人掌教時皆親
禮用之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
命真人分教秦蜀間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
大宗師玄間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
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高圓
明李天樂為真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
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其
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
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
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二有遺世之意八月五

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
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來
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為國光華於繁有文獨以道
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
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祈真
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二鄙涼
亦皆寬敦終南峨二仙遊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
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

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
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
斬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
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為冀寡過耳誠慮
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
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為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為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
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
剛介堅鷲長于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
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為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
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為達人詎公
前席宜表異之乃為書請希文為某法師玉隆萬壽宮焚脩
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有璽書之賜而希文備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為已事
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為
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
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于

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
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度
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
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子為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為銘
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竒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
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銷金為音
玉為畫表歸其土填無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

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
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奈承嗣之
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
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邇唐宰
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竒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額美鬚
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
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
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
供帳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
衆駭懼詔公禱之立此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
如神明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
當為乃號公上卿命尚方鑄寶劍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言者焚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
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
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箴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名
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

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為民先河成
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勅衛士載腰
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日論黃老治身清
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
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
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
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
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
宮而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以持保其盈成謂
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宮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為上言之則非徒禱矣于是詔天下復用其經錄章醮加號玄教太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為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為誰守未及

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晏崇真宮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于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奠

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野亭午霏霧翳日冷風
蕭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成水花縞素如一
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
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
盛者於戲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
用集大成謀畧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
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巋然乃獨至今于是神孫聖子繼
繼承三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
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起滅於忽
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

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
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
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教惰

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
裳佩綬劔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其澣濯上尊大官之餽
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
時拯物常密幹于幾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
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
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恂恂
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
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累贈金

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
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
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
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
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
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為真人徐懋
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
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
集賢時集嘗忝論撰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
試靡二時邁疇克永世侃二張公玉色長身巖其冠衣作帝

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
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二成宗肅二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
墮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儔四十七年半觀物遷譬諸
逝流其來源二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徒俄去回
光歛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于孫子
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
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二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為宗清靜無為為本其流弊
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

為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宗之將止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襟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于世者不無也為其學者常推一人為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邇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

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而失予是以知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質三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由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獲給

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蓋
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果為何事於宜黃縣南華山
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
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于齊魯至于燕
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
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
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群
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
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
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
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馬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

山破屋數椽耳居此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甍竹石不約
而輯有山本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
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
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
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為之記公嘗問爾之為學何如
以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
自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為作
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
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
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歿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
子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請如悟鍾

記蓋自為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譚希聖
一字非三子有偈頌普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
玉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
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
屢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五十

至正元年十一月閩憲幹公
使文公之五世孫斡來求記屏
山書院并徵先生文藁以刻諸
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
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藁二十
卷應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

卷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
六七歸田之藁間亦放軼
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
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
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
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
其所著

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
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
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
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為

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
可見與是年十有二月門人李
本謹識



